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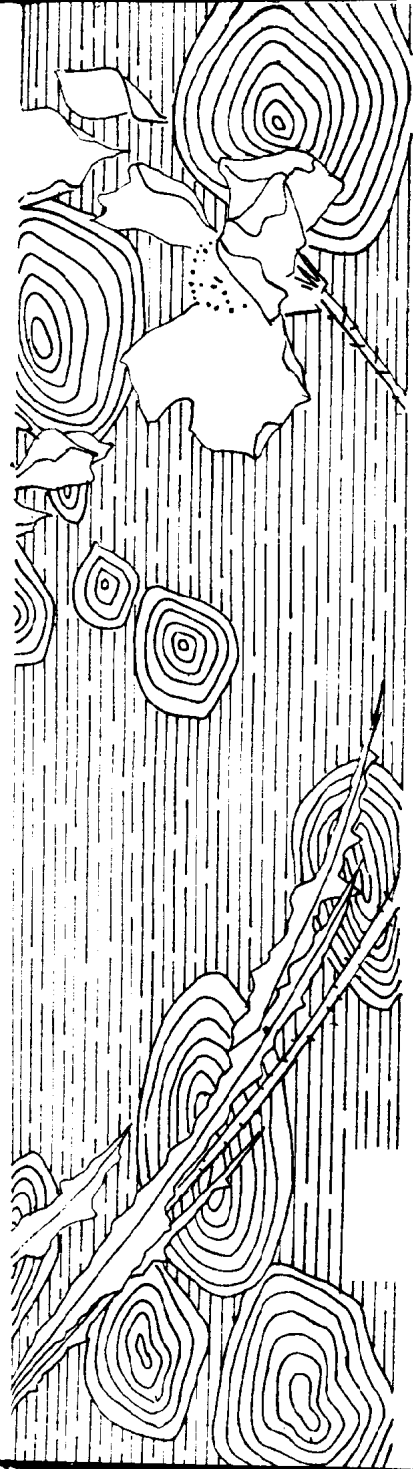
泥山

从維照



泥時

从維熙



封面、扉页、插图 林 墉
封 底 篆 刻 钱君匋

泥 汴

从 维 熙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75印张 1插页 96,000字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,800册

书号 10111·1272 定价 0.50元

把苦酒

——泼在我们的身后！

把甘露

——洒在我们的前头……

——作者

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，进入了夜间行车。

硬席卧铺车厢里的大灯熄灭了，只留下卧铺下的几盏暗灯吐着清幽幽的微光；整个车厢的乘客，在列车有规律的轻轻摇摆中渐渐入睡了……

我，不知因为什么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；思绪就象车轮之下的铁轨，伸延得无限遥远……我想起从风华少年到严峻中年的生命脚步；生活激流中的沉浮，历史狂涛中的飘泊，人海行舟的风浪，泥泞路上的跋涉。一九五七年——一九七八年，二十一年的风雨里程，波卷浪

涌般地冲向我的记忆闸门……也许是由于我感情上的脆弱吧！我简直难以支持这些苦难记忆的重压，索性从卧铺上坐起来，默默地从口袋掏出一支烟。

“同志！对个火吧！”

好象在十分遥远的地方，有人对我说话。我下意识地转过头来，静了静木然的脑子，我看清了，要求和我对火的人，并不遥远，就是我对面铺位上的乘客。

我把打火机递给他，同时内疚地望了这个旅伴一眼。心想：一定是由于自己不小心，惊扰了人家的甜睡，便带有歉意地说：“您睡吧！我不会再打扰您了。”

他把打火机还给我，解疑地说：“我早就坐在这里了，自己睡不着，和你没有一点关系。”

呵！又是一个失眠者！我们两个人吸着烟，情不自禁地攀谈起来。

我说：“火车的摇摆等于催眠，您怎么……”

我对面的旅伴，从嘴里吐出一股浓浓的烟雾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二十一年没坐火车了，很不习惯。”

二十一年！这好象勾通我们两颗心灵的一句潜台词，我不自觉睁大眼睛，向坐在对面铺位上的旅伴望去。灯光幽暗，加上浓浓的烟雾飘拂缭绕，我无法看清我旅伴的那张脸；但白天他上火车时的情景，却闪电般地涌现在我的面前：他是从徐州车站上来的硬卧乘客，

穿着一身褴褛不堪的蓝棉制服；虽然，此时正是寒冬时节，脚下却穿着一双矮帮的草绿色球鞋。他手里没拿许多东西，好象只有一个画夹和一个小小背包，他把它们放在卧铺床头后，没和车厢的旅伴寒暄一句，就靠在卧铺的毛毯上闭合了眼睛。他似乎很疲累，但又不想立刻入睡，他那沾满尘土的睫毛，微微眨动着，象是回忆着烟云般流逝的往事，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？怪人！

更加引起我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：当列车缓缓开出徐州车站之后，我对面铺位上的旅伴，从厕所解手出来，不小心，厕所的门钩钩在他的棉袄上，“嘶啦——”一声，棉袄被撕开一道口子。虽然，这声音不高，但车厢里的乘客都情不自禁地朝他望去；他微微显得有点尴尬，把撕碎的布条，往污黑的棉絮里塞了塞，走向铺位上来。也许是他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——他怕脸上那刮断了腿的眼镜，再出什么纰漏，便把缠在眼镜腿上的胶布捏了又捏，然后比较放心地戴在鼻梁上，把视线投向车窗之外……我默默地打量着我对面这个旅伴：高个头，方圆脸，虽然满脸尘埃，仍然掩盖不住他的书卷气质；再加上那副断腿的眼镜，使人想到他是个老知识分子；但从他那开花棉袄和脚上那双鞋上去推断，他和一个赶集上店的农民，没有任何差别……

夜车在全速前进，在滚滚车轮声中，我的心神完全

浸沉在对这个失眠旅伴的剖析之中，从他的气质和装束上，特别是从“二十一年没坐火车了”这句话去猜测，很可能和我一样——是个一九五七年错划了的右派，奉召回北京工作的。为了考核我的推论是否正确，我以主攻者的姿态，向他提出询问：

“同志！二十一年之前，您在哪儿工作？”

“北京。”

“北京什么部门？”

“在一个艺术院校！”

“怎么到了安徽？”

“……”他沉默了片刻，把头转向了我。

车厢的暗灯，洒出朦朦胧胧的微光，我无法看清他的面部表情，但我的第六感觉，似乎感到他那一双眼睛，正在探索地望着我。为了消除这种不安，我主动告诉他我的简况：原来是搞文学创作的，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现在是带着平反改正的调函，回故乡北京去工作……

我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的手就被他的一双大手紧紧握住了。这是怎么样的一双手呵！掌心长着锉刀一样的老茧，直到我感到骨节都有些疼痛了，他才把手松开。还要向他询问什么哪？他的一双滚烫的手，已经向我倾诉了无声的、最真挚的语言，已经回答了我的全部询问，我递给他一支烟，轻声地说：“来吧！再吸一支！”

“不要抽了！喝一杯吧！”他从破旧的棉衣兜里，掏出一小瓶“洋河大曲”，摆在我们铺位之间的小桌上。

在卧铺车厢的一片鼾声中，我俩轻轻地碰了杯。

我激动地说：“感谢华主席，邓副主席……”

他喉头颤抖着说：“仅在一点上，我感谢‘四人帮’！没有这些‘左’得出奇的动物，教育了我们的人民，历史——怎么能这么快就辨出忠奸，识透良莠！”说着，他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几杯热酒下肚之后，我的旅伴再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他双手托着脸腮，胳膊支在小桌上，向我谈起他的生活遭遇，谈起占据他生命重要位置的一个女共产党员，我渐渐地忘记了我个人的痛苦和不幸……

——
该从哪儿说起哪？！从我认识她那一天说起吧！

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底，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，象开天的春雷，向人们预报着春天并不遥远了。北京（当时叫北平）——这个国民党盘踞的巢穴，表面上依然是醉生梦死，歌舞升平，但靡靡之音的旋律里夹杂着警车的尖厉噪音，国民党军统局，对地下党进行疯狂的逮捕。

我当年十九岁，是国立艺专的学生，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，我们支部被破获，几个同志被装进了囚车。我

记得那正是初冬时节，天空飘落着零星的雪花，我刚给一家电影院画完广告画，带着满身的油彩走出影院门口，一辆三轮车的铜铃“叮铃叮铃”地在我身旁响了四下——这是交通员送来的危急信号。随着这急促的铃声，一辆挂着棉帘的三轮车，停到我的身边。交通员一挑棉帘：“起风了，快上车吧！”我刚刚坐进三轮车里，一辆警车便停到影院门口，从车上跳下来十几个持枪的便衣，冲进了电影院。

三轮车在狭窄的马路上疾驶着。

我隔着棉帘，轻声地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恒泰——”

恒泰粮店坐落在前门外珠市口一条小巷拐角的地方，“二掌柜”的是我们支部的领导人。傍晚时分，街道上已经亮起盏盏灯火，车停在粮店门口，我轻轻地叩打粮店板门。门开了，谁能想到迎接我的不是领导同志，而是闪亮的枪口。

我好在血气方刚，扭身擦墙就跑。

地下交通员显然也被这突然变化惊呆了，但经过紧张的刹那思考之后，立刻装出追我的样子，张着两只手嚷道：“哎！哎！这位顾客怎么不给车钱就跑？”他高扬着两只手，实际上是拦挡着追击我的特务，给我争取脱身的时间。

借着这片刻混乱，我拐出小巷顺着前门大街往南飞跑。“砰——砰——”的枪声，在我身后响着，子弹打在我身旁的电线杆上，溅起了股股火星。

“抓共党——”

“抓匪谍——”

追击我的特务在我身后狂喊着。

老弟！我真要感谢前门外那片破烂的地理条件。没有那么多七枝八杈的小胡同，老弟！我一九五七年当不了右派，今天也就跟你喝不上这杯灭妖酒——我早就去找马克思报到去了；但是珠市口附近偏偏有那么多小胡同，仗着天黑，我东绕西拐，见一家大门亮着门灯，便一闪身躲了进去。

我靠在房角的阴影里，开始打量这个院子，房子都是单间，每间房子里都亮着灯火。天哪！我是跑到哪儿来了？是旅店？不！旅店没有这样浓的脂粉气息。我静了静心思，听见一个留声机里正放着京剧《斩黄袍》的唱段：“孤王酒醉桃花宫……”

为了弄清环境，我朝靠近我那间屋子的窗帘空隙望去，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：室内一个床榻上，躺着一个身穿花条睡衣，打着响雷般呼噜的家伙；一个年轻的姑娘，正站在地上默默垂泪……这一下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人间地狱，是苦井的最底层。

我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之中，正想返身夺门而出，可是追踪我的特务在街巷上喊着：

“他钻进了八大胡同。”①

“搜！”

时间紧迫，再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。我看看这个院子的院墙较矮，想翻过墙头跳进另一条小巷逃跑，但就在我双手攀住墙头时，不小心碰下来一块瓦。老弟！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，意想不到一件小事，能影响你未来的全部生活；我如果没有碰掉那块瓦，翻墙出去，我就不会认识她了，但是偏偏碰掉了一块瓦，发出“叭”地一声响。

“谁？”

一个穿着素花棉袄的姑娘，出现在我身旁，借着微弱的街灯光亮，我一眼看出，她就是刚才我看见的那个默默垂泪的姑娘。她顶多有十六、七岁的样子，稚嫩的脸上挂着没有擦净的斑斑泪痕。

“我……我是一个油漆匠。”我说。

“到这‘下三处’干什么来？”她眉头微皱，一双大眼睛审视地望着我。

“我……我走错门了。”

① 八大胡同是几条妓院街的总称。

“为什么不从门口退出去？偏要跳墙？”她追问着。

“……”我被她问得无言以答，张开嘴却说不出话。

“是个小偷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摇头之际，追踪我的特务呼喊声越来越近了，我顾不得再和这个姑娘答话，双手又攀住了墙头，想弓身跳上墙去，可是这个姑娘猛然拉住了我的胳膊，低声地问：“你是共产党？”

她话音问得很轻，轻得就象一团棉花落地，但我听起来仍然如同雷鸣。我既不点头，也不摇头，而是惊奇严肃地望着她。我心里想：这里有许多受摧残蹂躏的苦井姐妹，也许会指给我一条逃跑的路。

在她看来，我不表态就是对“共产党”三个字的默认；她马上左右巡视了一下，用手拉起我的衣袖说：“快——跟我来！”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不动，她有点着急了，低声对我说：“墙外是一条死胡同，紧挨着警察分局！”

我略略思考了一下，尾随着她走进室内。我第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着一支“勃朗宁”手枪，衣帽架的军大衣扣子上，国民党的狗牙党徽闪亮发光。我本能地收住了脚步，继而想抽身退出屋子；那个年轻的姑娘，指了指鼾睡的“肥猪”，又摇摇手，示意我不要出声，同时，她的另一只手，把我衣袖拉得紧紧的，一直把我拉到一个衣

柜旁边，拉开立柜的大玻璃门，轻轻吐出一个字：“快——”

我迟疑不决地望着她，想尽量从她的眉宇之间判断她是否可靠。因为我听人讲过：来“下三处”当妓女的姑娘，虽然都来自受苦的阶层，但在旧社会这口大染缸里，有的挣扎反抗，有的随波逐流，已经失去原来朴素纯洁的本质，何况，就在这张床上还躺着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哪？

她分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长而黑的睫毛包围着的大眼睛潮湿了。透过水汪汪的目光，我看到同情、关切、忧虑和焦急……人常说：“眼睛是心灵的窗子。”在这样紧急的刹那之间，即使是最高明的演员，也矫饰不了自己的真实感情；于是我信任地向她点点头，顺手抄起一根炉子旁的通火棍，躲到立柜之内，她立刻锁上了衣柜的拉门。

老弟！我很难准确地向你述说我当时的心情。我很紧张，在一片嘈杂的“搜匪谍”声中，我手里紧握着那根铁捅条，从小小的钥匙孔洞里向外望着，我时刻准备着做拚死的斗争。

那个姑娘愁楚地站了一会儿，似乎在打着什么主意，她用手卷了两个纸捻，对着床上那口“肥猪”鼻孔捅了两下，那个家伙打了两个喷嚏，翻身坐了起来，他睡眼蒙

眈眈地：“你这个小滑头，把我灌醉了，你……”他一边打着酒隔一边说，“你……你倒溜了！”

“长官！有人要到这间屋子来抓什么共产党。”

姑娘话才落音，已经传来叩门声。那个穿着睡衣的军官，拉开窗帘的一角，怒气冲冲地朝院子里挥着手：“都给我滚——滚——”

我站在立柜里，压制着狂烈的心跳，心里由衷地感激那个姑娘，原来她在把这个军官当成屏风，以阻挡特务对我的追捕。但我的惊喜很快变成了失望，那两个追踪搜捕我的特务，并不因军官的训斥而停止敲门，他们一边打门，一边讥讽地骂着：“老客！是打搅了你的好梦了吧！对不起，老子的任务是搜共产党，天皇老子的屋也要搜——”

院子里响起一个徐娘半老的声音，大概那是老板娘搭话了：“我看算了吧！这间屋子里的客人可是个大长官，凤妮还是个没开苞的黄花闺女，你们……”

“叭”地一记耳光声，老板娘的声音哑然了。

形势急转直下，我浑身冒出了热汗，隔着立柜的门板空隙，我紧张地望着那军官的反应；这个肉球似的军官，气得浑身哆嗦，他匆匆披上军服上衣，“哗啦”一声打开了房门，双手叉腰地站在门口。两个持手枪的便衣，毫无退让之意，两步闯进屋子，用手电照照床下，

又用手拉拉立柜的拉环。

这一瞬间，我手里紧紧握住那根铁捅条，几乎不再存有逃脱的幻想；但是这个叫凤妮的姑娘，尖着嗓门喊叫了一声，用身子挡在衣柜之前，喊着：“怎么，要行抢啊！？”

那个肥胖的军官，披着军服上身，缓缓地走了过来，他一手掰开便衣拉着衣柜的手，怒目而视地：“我看你们也太放肆了，谁派你们到这儿的？”

尖嘴猴腮的特务不屑地膘了军官一眼，满不在乎地用嘴吹吹手枪枪口：“不说不知道，说了吓死你，二厅（即军统局）直接下的令，你——怎么着？”

肥胖的军官已经气得面无血色，他抡圆胳膊给了尖嘴猴腮的家伙一个耳光，同时用他颤嗦的手指，从上衣口袋里夹出来一张名片，扔在地上。两个特务拾起名片，只看了一眼，就立刻呆愣住了。那个吃了耳光的“瘦猴”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怨我们弟兄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您就是二厅的邹副主任……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后退，退到门口，想扭身出屋时，军官严厉地喊道：“站住！”

两个特务笔杆条直地站下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这个逮捕令是我签署的。”这个军官抖了抖披着的军衣，冷峻地下着命令，“要是叫这个共产党跑掉，小心你们脖子上那个吃饭的家伙！”

两个特务连连称“是”，转身出门了。

我的心象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这时我才感到浑身汗如水流，攥着铁捅条那只手，都麻木地失去了知觉。我很想在这狭小的衣柜里，活动一下身躯，不行！狼虽然是走了，虎还盘踞在我的身旁。老弟！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，当时我好象忘记了自己身处困境，内心深处却为那个年轻的姑娘担忧起来。“凤妮”这个名字，使我判断出这是个从农村沦落到火坑的少女；刚才的行动，已经证明她是无产者队伍中的一员；特别从老板娘和特务的争辩中，知道她还是个没有失去贞洁的姑娘，不禁从心里升起肃然的敬意。

隔着立柜的薄薄木板，我已经听见那个二厅的军官，向那个姑娘倾吐人类词汇中最肮脏的语言了，我的血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，我握着铁捅条的手在发颤，我是多么想破门而出，给这只衣冠禽兽以重重的一击呵！我听着衣柜的门板之外，有姑娘的喘息和奔跑声，又听到“肥猪”追逐的沉重的脚步声。我没有勇气从钥匙的小孔里向外看一眼，但我想象到那军官此刻一定象只秃雕一样，张开扑食的翅膀，把利爪伸向那只飞逃的“小鸟”，而那只“小鸟”，正在围着屋内那张圆桌奔跑，和吮血食肉的“秃雕”周旋……

我的血液好象凝固了。善良和丑恶，纯洁和淫秽的

搏斗，似乎窒息了我的呼吸。我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用手去推衣柜的门板，这时我才想起衣柜的门是上了锁的，我正要呐喊一声“同志！开门！”室内“哐啷”一声，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沉重地倒落下去；我还没辨别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走过来了，钥匙孔响了一下，衣柜的门被打开了。

“叫你受惊了，同志！”她淡淡地，带点抱歉的意味，低声地对我说。同时，她扬起一只手，用手背抹了抹脸上的热汗。

我惊讶地吐不出一个字，因为我看见她另一只手，正握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剪刀；而那个肥胖军官，仰面朝天倒在圆桌之旁，心口上涌出来的血，渗红了睡衣，流了一地。

“你？……”我激动地握住她擦汗的那只手。

她脸色苍白，但却出奇的镇静。她向耳后拢了拢散落下来的一绺黑发，愁苦地笑了一下说：“不瞒你说，这把剪子是给我自己准备的；我虽说是个被拐骗来的农家女儿，可我也是个人哪！我想我实在躲不过那一天，就用它打发了自己……没想到，这把剪子先扎进他的胸口，也许是……”她沉吟了一下，流露出一丝真挚的喜悦。“是……有个共产党在我这间屋子里，给了我杀‘猪’的勇气。在乡村我连杀猪都不敢看一眼，可是今天我却亲手